



寺門
先生

靜軒文鈔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1
2



文庫 11
A 1281
2

柳田泉文庫



靜軒文鈔初集卷之二

靜軒居士著

揖鷗館記

刀川自北來，為川自西來，相會復分，並流卒合，以界上武之地。嶋村當其分派之所，如若孤嶋，然矣。乃波先四圍，黃葦范渺，奇石拔沙，怒角激浪，翠楊抱灣，壅髮梳水，編筱載花，追殘春之奔流，漁笛吹月，送清秋之悲韻。走帆明滅，干黃葦間，羣鷗回舞，平波先中，真一幅活畫境也。田嶋君信芳，世邑長，其先出干新田氏支族，每歲例謁岩松公，公書揖鷗二字，令扁其堂。

靜軒文鈔初集卷之二

青車文金不身集卷之二
嘉永五年、予入畫境、訪君、君徵予記、而予先亦係新
田氏族、其舊住蓋在刀川之遠近、而今之流離與川
身、移易無定、同之、可不嘆也哉、抑刀欄川者、發原于
赤城山、而文珠瀑、至白井村、而合、吾妻川、經厩橋城
五料關、來平塚村、會烏川、開享保中洪水、刀川溢衝
與烏川合、於今地、爾來、因川身變易、兩岬之民、爭訟
不已、去歲、又嚷起、官囑君、與同長松本氏、裁之、而
二氏處分、平正、且棄數百金、給夫役之費、爭訟始熄、
二氏蒙賞、云傳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從鷗
鳥遊、其父曰、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

下、嗟乎、人心之動物、能覺之、邑人爭嚷、畫境破景、蓋
鷗亦不安其所也、今則君與鷗相揖、而安身於波光
中、樂可知矣、顧身羨之、遂記、

又新齋記

世界者、人身之大者也、人身者、世界之小者也、蓋世
界始開、猶人初生、世事日新、猶人智月進、人智之進
世事從新矣、天地始闢、人物始生、漸而知耕、漸而知
織、軒冕斧鉞、漸示賞罰、壘符斗衡、漸審事物、蓋與乳
兒漸而辨色、漸而認形、智慧漸發、言語漸審、同焉、今
其歷千百年、天物益開、人事益備、奇伎淫巧、亦從益

妙頃者觀所謂活人形者果然人也顧眇眉動俯仰
睛注皮膚潤筋骨怒齒牙爪甲及膝理紋舉見血
氣以獨無聲不錯活人耳又所謂輕業者空中步索
為絕伎然今則用絲換索其人周旋往回應曲舞蹈
伎畢絲絕可謂身軀如毛觀者喝采曰天步不艱予
乃推之二者知世界伎能一年進一年古來兵器弓
矢為最今炮礮出利鏃殆屬虛器水戰用船為營而
固今蕃舶之大殆城且用火代帆亦妙是世界之巧
益進而人事趣於日新也嗟夫人心愈進人心愈降
亦勢所不免後之人心不懦則頑頑則機難活動懦

則氣易沮喪如備外寇恃器械不恃人心主城壘不
主謀略是沮喪所致也巨礮雖烈惡碎人心防備雖
至士民既病癆瘵之極藥石難救清人取敗是也舜
海氏少從予遊遂為醫專攻洋學殊妙外科名施都
下予喜可知矣今其乞記文予不知醫道則書所思
應顧醫術亦趣於日新藥材亦必見新奇庶幾其益
開世界之智而為國壽民猛起後進之懦而為國拚
命人之報國擇醫儒士大夫乎斯志不立則智亦不
發安得術之日新此為記

我有堂記

一絲帛半文錢非我有而取之國有常刑人亦鄙之
如所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則吾為我有而天亦不
降罰我何不有之竹內君好文善書風雅之餘弄絲
竹以樂其樓軒豁山至水逝林披丘傾田疇之布村
落之綴古寺之鐘聲野店之帘影爭上欄為我有夫
絲竹者固我有也無事清暇坐我有之景操我有之
伎其樂可知矣古人言山水有清音山水絲竹相和
為韻雅興何如哉文雖不雅亦我有之筆書贈

牧野氏庭園記

人之生世奉天而順命已奉天則君而仁臣而忠親

而慈子而孝順命則可以治國可以齊家可以奉祭
可以行兵也私慾纒芥即與天逆小事猶礙况遇大
事決不能處也備之岡山城牧野氏之園有一古奇
木無知其名者土人呼曰比與牟唯生葉已及墜落
厚如實樺兒拾之不可食則棄牧野君好吟詠号金
華山人廬其下朝夕愛撫以居焉或謂之曰不花不
實材不中用風致亦無有何以愛至乎斯君應曰然
矣以獨有所感耳予州釋意謂生無益於世死無聞
乎後非丈夫也文學武科莫弗勉學然資性拙劣不
能了一事以益於世無乃類此樹乎所以愛是已知

子猷於竹淵朋於菊蓋亦以氣質相感也遂令子記
其由而揭之干堂省費咏之煩也子因謂莊周遇大
瓠攄以為大樽浮於江湖遇樗木逍遙乎寢卧其下
是亦順天而無所礙也君所為亦奉天而遜言掩之
耳近時沿海外寇之警岡山公轄總房要害之地君
以長於兵學充防禦之任則或遇變君安得生無益
死無聞嗚呼使之逍遙無益乎世則天下之幸也使
之忠勇有聞乎後則天下之不韋也庶幾其吟詠老
干樹下君順命豈恨無益與

白沙翠竹村舍記

風塵不到白沙翠竹為居軒冕可忘流水高山上疏
是為金井氏烏洲翁村舍聯句舍在上州佐位郡島
村其家著姓世以文雅馳聲君名時敏字子修烏洲
其号襟度洒然眼中無塵好學善詩殊巧渲染能彈
月琴乃筆硯為友山水為賓拋世事踐古風逍遙自
得於白沙翠竹之際以樂焉可羨哉聞先人對鷗翁
學窮六經書精八法性酷愛松與梅因築一室干翠
色香影中命以松梅請圖書頭成嶋君筆記之追靖
節柴桑之迹得和靖孤山之趣以老云室之傍有樓
其兄莎村君所葺扁曰吞山揭精里先生文君亦嗜

學善文惜哉早年逝嘗遊長崎與漢人筆語遺文今
藏樓中其人可想也今茲天保壬寅夏予以著述得
罪譴逐失所願得溪山一席之地寄菟裘終老之迹
而不得矣涼離為客遊上毛者數月偶訪翁翁即觴
予於其吞山樓而樓之勝狀嘗識之手精里集中則
舉盃揖山殆為遇故人想且掬翁之高風又接二樹
之清節羈愁一洗樂自天墮酒酣矣翁援琴弄之磴
々瑟瑟清流激石細風度竹其韻如玉碎其巧若人
語使流離窮愁悃偲艱苦之客陶然置身干洞天福
地玉樓彩雲中愉快何如哉既而君指示其書房所

顏白沙翠竹村舍字曰是未有記請筆之予謝曰不
敢矣園之趣樓之勝前記悉之且其人並朝之大夫
顧我何人也身既汗微纏何責園碩果不食必破風
味不獨文之脆脆也既困于酒欲更困之哉君笑曰
客有攸往安免主人有言不必勞謙予即記向所得
聯句與今所羨與所困塞責謝曰白沙翠竹風塵不
到屢君畫之可如高山流水人自知之於琴韻中

勤慎碑記

天地者一氣也萬物者一性也然氣不能無變則性
因類異之而一類中又不能無殊焉也故曰性相近

也且習俗之染若其性本異之者有之故曰習相遠也乃性之殊習之異下愚則不移雖或不移然其原之一性內必有所同矣是以先聖率其所同立之教而慎其習故曰有教無類然而久習之俗雖聖人亦不能遷使無類故曰齊一變至魯要以漸耳非威刑所能也野州板倉村屬高木侯別封內其俗惰而貪儉而訟蓋久習之漸然矣岡田士恭欲濯其染而知非威刑所能則請公之令蹟鐫勤慎二字建之于本村雷電山趾其意蓋在乎使邑民目擊之於早晚往來間而漸浹洽于中士恭可謂得其本者矣嗚呼性

之近將漸無類

棲雲軒記

碓鳥二水合流繞高崎城汪々東下其激石碎雪有聲水際有一大奇石土人呼曰聖石石之左右土橋渡船以達於城下乃亘人寸馬注來不絕如葉者漁舟也如毛者蒹葭也涯上諸山曰乘附曰清水曰小坂炊烟遷邏村舍占麓清水半腹有觀音閣拔宇干林際木魚鯨鐘早晚送響寺尾村之左曰根古屋城墟也不詳何氏所據三株山者立諸山外遠碧如烟真展名家水墨是為高寄山龍廣寺眺望之勝矣若

靜軒詩集卷之二
夫春風至，衆卉榮發，遙紅夏紫，映射爭媚。涯下井田，萬畝一碧，蛙聲聳於耳。夏令已催，嵐氣爽絕，清樾生風。驟雨一番，水韻壯涼，流螢簇干眸。高飈起，天高峰瘦，霜落雁警，水輪轉，金龍走溪，雨冷漁火閃，紅葉撒錦秋。亦如畫，得雪山老，天地漫白，中獨餘一條之碧。流沙禽迷樓，寒聲徹，且韻士探梅，吟影破曉，是四時之望也。出門則妙義峯突出，聳翠使人豁然，神逝如朝山暮水，改觀於雲烟之變，非筆墨可狀也。睡々禪師遊方廿年，愛山水之勝，懸錫茲山，遂絕望利之請，不肯出。今三十年，平素念誦之暇，坐山水而焚香煮

茶，拈出二十景於眺望中吟咏，以樂焉。天保壬寅夏，蓋一小室為屏息所，名曰棲雲軒。蓋有退步之志，或曰：心目不着於物，橫拽倒用，僧家本色。羈形勝卅年，不出，更為退縮之營，豈不背乎？予曰：斯理已了，止亦行也。行亦止也。其所為，外人惡乎？知矣。坡老云：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假令著形勝，與紫衣紅拂役々風塵者，何如哉？嗚呼！師與雲棲斯軒安知，不心游干八極而光照三界，遂書為記。師微笑曰：咄。

吟雨齋記

微雨蕭纖如絲如烟，催花動紅，促草抽綠，方是時乎。

午夢一覺煮茶評詩佳趣不可言也驟雨倒盆晚涼
爽骨於此乎取浴更衣移榻於柳陰以迎月快活何
如哉淒雨蕭條若琴若筑聲碎芭蕉滴落梧桐當是
夕乎靜坐焚香剔燈讀書幽味不可論也凍雨打窓
奇寒侵肌於焉乎披裘熾火燭酒干竹爐而待雪樂
意何如哉是四時之雨之佳於人而我輩得暇於雨
者最所為佳也天保庚子秋九月十三日遊菴輪村
邂逅培雨主人干駐春亭其業種樹予意俗人耳試
叩也其多識草木之名固矣且善誦詩乃驚以為非
凡花戶一樣人也既出踏月共歸相顧行談抵日本

堤將訣主人執臂不放遂拉到山谷坊又飲鮒儀亭
出所為詩示之因言雖好詩家業無暇不能專用力
纔廢業於雨之閑而為之樂焉耳予嘆曰甚矣君業
似我予亦所謂衣食干奔走者自非一日之閑得之
乎雨不能復讀書也何似之甚相視大笑主人曰培
雨者鵬齋先生所賜今且欲別得齋号請名以為之
記曰如云々宜徑用吟雨字改日作記報今夕之酒
遂相與醉而別夫江都庭園土木之盛業種樹者千
百何限而其能讀書為詩如主人者豈有數必罕矣
且想主人之園羅嘉卉木畜之則占佳趣幽味干微

雨千淒雨而吟其中樂何如哉其十月九日幸雨乃
記之償約不知主人亦果得詩否贈此問之或和乎
他日之雨

風琴書房記

蓋聞樂也者蕩滌人心之欲以生和樂也是以古人
於琴瑟不離其身必置諸側乃無事閑暇則鼓焉雖
君父與師之前不避也其貴人聲以歌為之君而鐘
鼓雖大為相耳孔子論詩曰思无邪豈不以其滌欲
之謂乎今之詩雖不比乎古方其構思悠然心暢陶
然體倦墜耳目遺聲味或至於吾忘我夫如此矣其

心焉得有邪琴以蕩其欲吟以滌其邪樂之用亦大
哉因推論之今人拂歷鼓之推敲吟之雖思无邪猶
不能无思也然則雖琴无思人不能无思則鏗然之
聲亦不得謂无思矣至若琴為風所拂其无邪固也
思亦決無有矣感以發響蓋聖人地位所謂寂然不
動感而通天下之故者與氣稟之異其地難至苟學
道者不可不取期也蘇子曰若言琴上有聲放在匣
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是亦證
感通之妙也伊勢村田子節韻度騷雅好詩能書筆
風琴二字扁書房囑予記之予謂松耶竹耶未入其

室而聞其聲何如筆之且記此贈之庶幾其以无邪
入詩境以无思應事故而不局於辭賦徒苦風雅自
喜之地

常青園記

人間青者多而常其青也少矣夫青帝不能常其令
踏青之節早過青年之春遂老池頭青草不復入夢
客舍青柳亦不能新天子乃脫青衣拋青玉退青陽
左个於是乎莫山不青莫林不青綠縵青葱又可悅
又可愛然一旦風自西南來青梧飄葉青女從至青
草白而青田黃菁菁之莪萎蒼蒼之葭折青不得常

之也周時老子騎青牛去遂卒不歸漢世王母駕青
雀還終不復來晉氏青蒲不久而敝王家青氈豈長
存之青衿之子學成向老青祠之文祭畢無用天公
惜才不常生青蓮學士貧人之錢難常領青州從事
空青之林非我人間青衣童子給事仙家詩云青年
易老學難成又云青烟散入五侯家青雲難攀青錢
易轉青梅墜青葱枯然則其青常存而可愛者在松
與竹焉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蓋聖人亦愛松
可知矣柏雖青非可愛物如冬青樹固不足愛也嗟
夫松之傲霜雪清操可愛固矣起幽韻於風布清影

千月其節礫砢其根屈盤可撫可倚且秋而生葦久
則胎茯苓其露可以供食其葉可以換茶煤為墨皮
作紙功用亦多且嘗受大夫之爵而能保千歲之壽
豈與竹同日論之哉嗚澤先生治目疾其術精妙乃
患者乞藥赤眼而來青眼而去予謂常青之名自符
焉不獨其愛松之謂也先生治療之暇倚青囊仰青
眼對四隣之蓋影聞五湖之濤聲傾青樽而醉其樂
可想矣予一日游其園問曰本草所謂空青腹中空
破之有漿治眼疾此物今尚處之否先生顧松笑曰
對常青說空青無觸乎第記常青可遂書此供一噱

時天保九年青龍在戊戌

我為我軒記

我為我雖高冠美服華車馬盛僕從以耀富貴於我
側爾焉能炫我乎我為我雖紅顏翠眉粧痴愁撒嬌
笑以銜媚態於我側爾焉能蕩我乎雖大論莊語縱
橫說經古今談史析妙理示諒博亦焉能驚我雖健
骨快臂踴躍舞劍叱咤掣槍張威風逞絕伎亦焉能
懾我哀絲豪竹高羽盡曲焉能使我感鮮割醇酌金
玉排筵焉能使我羨唾面揚罵指背送朝焉使我顧
而怒所以我為我蓋是也或曰不奪於色不動於朝

龍轉錄 卷之二
者可也。以我抗彼，無乃反於聖人母我之道耶？曰：否。矣。夫子母我，無所為汝也。一以貫之，汝我之間，何二之禮以辨之義以宜之耳。雖不無別竟，無有別矣。爾之美服我服也，爾之翠眉我眉也，罵者誰，朝者誰，我為驚而怒炫，而蕩乎哉？柳下氏不屑乎祖禡者，蓋偏學孔子而不能盡禮義之用已。二宮氏乞我為我軒之記書，此應之顧未審其意所在，則是亦我為我耳。

日光山御神馬記

軍國之用馬之力居多矣。然而騎者受賞，或取封侯而馬則不與焉。是人畜之異勢然矣。然則馬而死而得不朽，豈不韋也？雖有千里之能而老乎功勞所依，不得其人則亦曝骨已，不朽何望？慶長庚子關原之役

暇人所御神馬及元和丁巳有命給芻放也。日光山歷十有四年，斃于寬永庚午之歲。葬埋之厚，蓋蔽帷不啻也可謂韋矣。至延寶戊午，梶君定良碑以不朽之墳在瀧尾域中佛岩之側，其得所依而有功於世，留骨靈山而耀跡乎後，是神馬所以為神馬與嗚呼。

假山記

淨千丈山切集卷之二

三十七

古今傑人所施事必遠大乃雖築山雖疏水意在乎
益世救人而不在於區々形勝也然而使文人墨士
稱勝於異時而悅目叙思者往往有焉嘉永癸丑之
春予遊總之飯沼訪秋葉君省軒登山取眺望山之
為狀縈紆上下帶流水面大湖南仰富岳西望淺
岳北撫晃山東則筑波峰拔焉景致可知矣楓樹挾
流位置相照秋末錦繡使人不堪想雜以百日紅櫻
樹點綴于松根盤屈間春晚紅雲亦可想遊跡負時
深以為恨予叙思久之有人在傍言秋葉氏六世之
祖常陸將老謂嗣子常照曰儲資數千兩付汝汝或

不欲我待事處分曰不敢矣請從處分其歲適霖武
之權現堤決利根川潰沿堤村落艱殊甚矣常陸便
往贍儲資立盡而飢人載路欲周之及夜歸常照在
家不安出遇父於途聞事即還輸粟數千苞繼之近
民飽贍可知矣常陸意猶慊居錢粟起畚築之傭飢
民子來爭運土不日而成茲山即是也事若是矣常
陸毫無德色不欲示子孫舉帳火之當時飢人謳其
德稱如來今尚存於土人口碑予聞之嘆曰區々文
字傑人_不欲豈可無記乎且開墾功德既刻于石何
獨遺之乃書原由為記詳勝狀者非我筆所及也

檀窓上人書畫帖序

靜畫清寂煮茶排悶方是時乎欲遇墨客至與共抵
 毫作字未必得也幽夜凄寥酌酒灑愁於此時乎欲
 待騷人來與共剪燭賦詩未必得也塵事鞅掌課業
 紛雜或將欲須辨之之後緩步曳筇登山嘯水然日
 影易傾晴光或變果得之少或將欲待畢之之時閑
 卧撫枕觀花聽鳥然花不常有鳥來無期果得之少
 是人間之常欲之未必得者也欲之不得且求似焉
 者代之夫唯書畫帖乎展親朋之筆於清畫誦可人
 之詩于幽夜鞅掌之後置身於水雲中紛雜之餘暢

思乎丘林間得其趣以慰其情况其筆逼真花笑鳥
 啼韻接神交若汝唱我和于一堂中不茶不酒可以
 寫憂矣師於此帖亦然耶必然

小日向氏書畫帖序

耳目鼻口具乎人一也然位置之異則千人而千焉
 萬人而萬焉未曾覩其同矣夫一耳一目一鼻口也
 毫釐之殊見丈尺之異父不得與之於子子不能奪
 之於母偶有彼此似者率然遇之或錯之而使其置
 一堂相對則毫釐之際自別焉如聲音態度判然殊
 異不止分寸也造化之手抑妙哉同一書畫也同一

詩文也一句一章古今無有同之一點一畫彼此各
自異之見差別于毫釐分寸之際且山與山之殊水
與水之異鳥獸之區草木之別天之所賦抑亦奇哉
而可觀可玩可愛可樂者其在乎其毫釐之差別小
日向君中清甚好書畫樂之半點一畫間玩之淡掃
濃設中乃集名家筆襍成帖乞序於予予謂之曰一
耳目父不得與之於子一句章我不能奪之於人豈
不命所在與造化天賦之妙察之於此而樂則斯帖
於君何止玩書畫

送純菴先生序

妙娥靚粧妬妍爭寵獻媚於左右非我所羨也衣裳
楚楚跨健馬坐大輿盛僕從以耀豪華于道路亦非我
所羨也夏屋渠渠畫斗拱彫戶牖營泉石而窮賁于
庭園亦非我所羨也或其人才識卓絕學極古今文
感鬼神三千之徒師事之四方之侯賓待之可謂榮
我不之羨也或其人志操高尚夙謝風塵長樂丘壑
魚鰕之游當交友猿鶴之馴視妻孥是可羨矣我猶
未甚羨也然則何羨曰吾甚羨人之具父母予不幸
角穉失怙乃見人受其親之喜則羨焉見人遇其親
之怒則羨焉洗漉奉酒者見此羨之勞苦負米者見

此羨之凡於人事父母之所莫弗羨之而歸省于鄉
就養乎國見其人則羨羨則感今復殊羨而感焉純
菴先生幼出鄉學醫于京遂來江戶開業術漸行家
稍豐既過二十年一旦以親老故謝弟子棄月俸眷
累十口千里提携而歸嗚呼孝也哉使我羨而感未
有如先生也祖較之日書所羨代臚

送小松春山序

予少時作詩送別句中數言淚濕衣涕滿襟極述別
離哀痛之情而未曾知淚也意謂古人言淚或亦然
人之於別離雖非不哀濕衣襟之切蓋未矣後遇清

渚翁歸鄉翁者吾師友也不得不恤焉祖帳之日與
橘園陶臯二老共餞之品川驛陽關唱過離宴已寒
將分手哀情一動淚忽如揮不能仰視袂面決走於
是乎始知別離悲哀之切而悟古人不欺我事在十
五年前爾後風前月下每憶翁輒動前日之思不得
不為慘然且今來與相識別淚易湧不止交之深也
思人向老情易感所致與予下帷來從游者亦不為
寡然雲烟過眼忽來忽去能終三年之淹者少今而
纔得二人越後小松春山秩父松本文齋是已予與
之討論講習歲月之久有所相發起則二子實益友

也今者春山遽告歸予恨可知矣不得不恠其才為別清翁之想異其人而同其情前日之思又動昔年之淚復揮豈止老情易感嗚呼別後之慘更添一人於風前月一遂與文齋酌酒餞之孟傾淚不能贈以言也

送松本文齋序

天之命民一之者有焉異之者有焉上而王公下而士民為醫為儒是異之者也仁義禮知為孝為弟是一之者也要命之所在孰可不安於異而由一焉乎異故身有貴賤一故道無貴賤道外無命命外無道

苟由一焉醫亦可儒亦可工商亦可曷屑乎異松本文齋從予游其可由之道我與汝講之干經典有日矣將為儒其父不許遙命曰必為醫歸文齋曰醫者賤業也願業儒予笑曰以醫為賤視士大夫則然豈賤乎儒且拒父之命子不為子也為儒亦名已行苟由一王公亦儒爾士民亦儒爾工商亦儒何獨為醫不然勿拘名取實可不安於異乎文齋謝曰敬奉教矣遂為醫今將歸臨行乞言予曰我復何言行苟由一何適不可仁術固存我復何言序之代贖

自畫墨竹帖序

孜孜為善者舜之徒而吉人也孜孜為惡者跖之徒而凶人也不能孜孜於善亦不能孜孜於惡者凡人而已然則跖亦傑哉居士凡劣不能為舜固矣為跖亦不能也不止不能為舜為跖亦不能為儒亦不能為佛為農為商皆不能也則為凡人亦不能也嗚呼除跖外至轎夫馬後皆報太平之恩我不能然抑可羞哉前途既誤宜善後老矣不能講禮法頽靡自放得錢即飲醉而畫畫而題而樂焉太平之恩可不感戴乎夫既不得為凡人可知其筆不凡既不凡將謂之妙耶將謂之奇耶或舜或跖或聖或傑若愚若神

若古若凶使賢者筮之一握為笑謂之報太平或可竹譜云得風其体天屈謂之笑生子墨拙惡亦可謂之笑生也投筆笑蓋賢於為惡

芭蕉翁俳句碑序

聞芭蕉氏有所感而遁世雲棲水泊卒老于行其觸物叙情所謂詞短意長使人感吟稱嘆不已乃後也慕其人而學其道者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則其片言隻字亦不啻金玉貴也也當時翁過沼津驛宿窪田氏家筆一言贈焉窪田氏風雅相承曰某曰某至今連山君凡六世傳其筆為家珍而家聲益高以故

文人墨客過茲地莫弗訪焉今茲予至本驛首訪之
叩其家珍君嘆久之曰某歲之災為烏有矣遺憾如
何哉幸存副本將鐫不朽之請序之予曰諾僕未解
其道且雖不文雲棲水泊跡則似翁矣宜序遂筆贈
夫翁之為翁世所知也君之為君人所知也併略

櫻園詩集序

予嘗謂人之生世目視認色耳聽識聲鼻辨臭口別
味內之五臟外之四支百體舉有所職而眉則我不
知何用也雖然世未嘗覩無眉之人或有之世人必
疑其非類矣然則是亦所謂無用之用不可欠之於

人身也因思今之詩賦無用於教無乃眉同歸乎雖
然文苑餘業如韓子朱子等亦攻此巧也則學者而
不為詩謂之無眉人亦可櫻翁學問博大窮國典涉
漢竺著述不已蓋以道為任而猶不廢吟詠予乃評
其詩曰筆與年老情與境契真是麗眉文人開口典
雅使人敬重不置嗚呼回憶當時剪燭談文恍如隔
世翁今擅名文苑而予則徒白眉已不讓於翁者纔
眉壽不能無感也反思壽亦天爵人所稀得何不自
慶伸眉序之干卷端

梅彥氏畫帖序

靜軒文集卷之二
一
慾界以情為根則木石亦未必無情也為無情者人之臆斷身非木石安知其果無情梅也仙姿為趣桃也村粧為趣清淨也蓮隱逸也菊各自成趣既有趣矣焉得為無情人之與物皆有性而人也尤厚於情者人而薄乎情不如木石也情生態態成趣而情態風趣口不能言之然巧詩者能叙巧畫者能寫男女之欲最切於人者乃能叙其情能寫其趣則動人殊甚矣梅彥氏所集斯帖能叙之能寫之所謂媚態百出冶情橫生其妙蓋令木石感不止動人也或曰聖人戒情佛氏斷情戒之最深今所集如是無乃不可

乎曰喜怒愛惡情之所發而男女之欲根乎愛察之擴之歸於仁宿於慈慈可以度衆生仁可以安萬民嗟夫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男女安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然則稱此帖為經典亦可矣不究其義一槩斥之豈不亦為木石無情之類與庶覽者察情擴愛以加諸彼

良寬禪師遺稿序

二氣生人為之目為之耳鼻口為之手足為之夫既有目不能無見既有耳不能無聞口不得言足不得不行而其見聞言行一皆歸之乎心乃心性則氣

之精者也然而性情之欲動乎耳目耳目引之情欲
害心是賢者所以絕私欲全心性欲既滅矣廓然大
虛不復容人欲之滓其動應於感已乃有所言猶鐘
籥發聲於弄擊也良寬師者高僧也沙塵滅欲超然
出世然有口則亦不得不言感之所在衝口而出縱
手而書鐘音籥聲使人洒然洗塵俗其詩固無意於
成章豈問聲律何如讀者宜取道諦可矣或難之曰
心無形迹何比鐘籥予應曰心之為物小則充於五
蘊大則塞于三界江山亦心也草木亦心也無形而
形莫不在吐葛藤顧使師不得不笑或曰師逝既久

矣予喝曰形莫不在於是乎序

尚齒會序

昔者先王設教鄉黨遂序莫弗有學焉欲孝弟之道
施之干天下也於是乎序養老之禮起乞言之義乃
有斯學則有斯禮豈為飲食乎禮世有損益而尚齒
者三代一之所謂孝弟也者為仁之本仁義之立風
化之流教之重莫重焉是以尚齒之禮行而民知孝
弟之義孝弟之義明而班白不負於道人之犯上也
少矣元和以還文教之興莫國而不有學然養老之
禮蓋未具焉豈不一大闕典與士大夫從事於學孰

不辨孝弟之義，孰不解仁義之理，獨庶民則務之不
緩焉。得人人讀書而後明之，是尊齒之禮所以重也。
且其闕之士大夫之學亦趨虛文，不主實行，放達敗
俗，倨傲侮老，學校屬虛設，孝弟失其實，言華而行隱
行，隱而道塞，可勝嘆哉！嗚呼！為人之上者舉此行之
何難，之有曷不重，其可重世之其人何也？松蔭翁設
斯會，雖不出乎一鄉，三代之教存焉，風化所及，蓋不
少也。孝弟之原由此而流，仁義之本由此而立，翁
之舉可不仰而稱乎？恨不使翁生於為人之上之家，
如施之乎一國教化所及，何如哉！知友相識詩也，歌

之以稱揚此子亦序之贈，雖文拙事則美而大矣。世
之讀者將有感耶？將無感耶？庶幾為人之上者有感
於斯文。

夜岳石詩序

鄉原者德之賊也，以其似而非也。顧天下之物似而
非者亦多，乃可愛者亦不無焉。豈一槩惡之哉！今夫
人之父似我之父，人之子似我之子，亦非者也。雖然
孝子慈父見之情不得，不動愛之何害？獨人之妻似
我之妻，人之妾似我之妾，雖情動不可，不猛制也。思
欲愛之傷義而害生焉，譬之蛇似鱸，噉之必毒，橘似

靜軒文集卷之二

二十七

柑甘之何害無毒宜愛有害宜惡豈不然乎聞備後
德永氏藏一奇石其形似富岳而半腹白色夜間置
之案上真為望富岳之想因名夜岳石愛玩之餘求
寄題於四方是亦愛似者而與愛人之父同焉不有
害也毒固無有矣況似而非者亦有詩云君子有
之是以似之安知其不蓄富岳神秀之氣作詩贈并
序

海仙翁四君子畫帖序

童子入學必先讀四書未能解其義也既而涉萬卷
之書知見廣矣四書義理始得善解畫人閑手乎四

君子猶如學士先讀四書與幼而習老而熟亦始得
善畫海仙翁老於繪事世所知也今製此帖其習熟
之妙使人嘆賞不措夫不局文字義理可融見意於
形似之外畫家妙處覽者蓋悉之於此

天巧品類序

造化彫琢萬物其巧博大精妙抑偉哉而予嘗疑人
之靈於萬物宜更極精密然其狀不過於眉目鼻口
位置之殊聖人亦是已細民亦是已不如麒麟之靈
鳳凰之彩松柏牡丹異於犬馬燕雀荆棘蒲蘆者何
也自解曰蓋天之賦性使其全之者人已鳥獸有情

不能盡之及草木則或有情不見其動夫既已全之情之所動喜怒哀樂固矣心術之異知而聖人愚而細民有詳密者有脫略者正直奸曲快敏迂慢不止物狀有差也然則造化之手巧之於心者人也巧之於狀者物也夫既巧乎狀草木也者非如人類易辨而且品類從多則雖出於性所好其識而辨之詳密非其人不能得而窮之也江森翁好本草學老而不倦其所採自摸形狀積至一千餘種可謂勤矣翁徵序予漫書所思贈脫畧之文弁諸詳密之卷顧而慚焉

野史跋

人之讀書將何為曰欲知字會道理曰既知既會將何為曰欲脩身治人曰身可脩也位之無得何以治人曰位不得則已矣獨善其身耳曰既善之終無為耶曰庶幾文字報國曰報國何如曰營事利用非學士所得而能也授業造士非報何曰如是而已乎曰非詩賦不華國也要無實庶幾作史報之曰作史大業貧士專之則飢或富志之不立亦不能為也曰然矣世不易得也予嘗謂日本史絕筆於後小松帝雖有深意在覽者不為無遺憾因思為後

之侯者何無續之侯而舉之何難之有不必待侯豪
農鉅商猶可舉集書養士亦何難獨士則貧或富亦
安得豪農鉅商之比自非有大志決不能成也今覽
斯著嘆曰善身之餘以報國家如是而足矣吾友飯
田翁可謂世不易得之人也敬之而跋

書湊川碑後

丙辰之春西游上道所過祠宇或拜或不拜拜亦只
拜已非敬由中也既入勢州詣
太廟身心自肅敬由中生謹而拜焉遂歷京構入播
州拜楠公墓亦敬由中不勝感也嗚呼世人仰公之

忠義日月同之者豈非乘彛之性良心感發所致與
抑可敬矣或據文信國議公速死予謂非也我邦
皇統一姓雖賊不滅不過權往其手與趙氏絕祀異
焉乃文山則所謂孤忠天下舉眉莫繼志者不得不
緩其死矣方公時不獨其族繼志他非勤王無人也
示大節於天下而使人興起乎萬世之下則足忠義
報國無餘憾矣豈可以彼議此乎哉就寺僧購墨碑
因賦一詩贊之句雖拙亦良心所感證敬由中

贈小池氏言足詩序

人之有情不得無憂樂而得其正亦難矣世欲去窮

苦之憂取嗜欲之樂者多是不省死於安樂之語也
樂風月以消憂較之乎彼不為不賢猶知可樂之樂
而不知可憂之憂者也昔者伊尹任天下之憂而仲
淹仰慕襲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照之於憂樂並行得其正者雖不無偏略入聖域
夫卸自己之嗜欲擔天下之憂患豈唯立干朝者所
期乎苟有志於世者宜履矣頃者藍山氏至誦君所
為國歌予聽之激賞不置乃賦此贈之云

松本氏書畫帖序

近日文雅之行書畫帖奔走於天下矣夫帖之奔人

不得不從走而人之奔乞不得不令文人走筆也奔
走之極帖卒供於卧游焉思亦理所然凡人宜察干
此而奔走於其業諺云臥而俟福豈有此理乎松本
氏携斯帖來請題言即走筆識之庶乎亦察之嗚呼
予衣食於奔走者不暇費思乎文則疎略如此

中村氏追悼集序

聞昔者齊桓晉文假仁義匡天下莫世人不仰而服
焉雖然乎蓋非心服也其故何如假而非真也夫演
戲亦假而其假不止湯武之仁義又假桀紂之暴惡
亦假釋氏亦假仙人上自卿大夫下至奴隸乞丐亦

復假之而使入畏敬使人憤怒使喜笑使啼泣使愛
使惡比諸桓文止假仁義抑難哉然而其伎自非入
真孰能畏敬孰能憤怒孰喜笑孰啼泣然則使觀者
必畏敬啼泣者得心服必矣是又難之難者千萬人
中一人已當世其人誰中村芝翫是也今其逝莫衆
弗惋惜乃其使人泣者可知過生時之泣是斯集所
以成顧思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大儒之門無
道俳優之事者然則序之者非予又誰書此付乞

宮下氏書畫帖序

士而無文不見尊重民而無雅卑俗可厭不重則不
任臨下卑俗則不堪接上是斯文所以貴也但所學
少然喋々鼓舌自示斯文是亦文中之俗殊可厭不
如山人野客胸無丁字質有古風也予東西南北之
人接人亦多一見辨雅俗十不失三也初始遇宮下
氏不過交一盃雖談不及文字知其為雅人一揖而
別乃者託今村氏致帖乞序予乃喜曰果不錯也因
謂書畫韻致出于人品筆雖熟胸無文則不能脫俗
是亦斯文所以貴然而我書畫者流槩不讀書習熟
唯研不得及漢人者不外於此甚可惜也想宮下氏
於書畫取韻致必矣庶幾他日再會談文于盃酒間

以盡雅歡且書此還之

空谷上人書畫帖序

如是我聞教有頓漸化有顯密而聲聞緣覺各異其行雖然其究則一焉所以何如以一切衆生悉具佛性也但書畫者小伎佛道視之雖極巧妙謂之聲聞猶未矣或難曰空谷公戒峻行高蓋望菩薩然猶玩之者何予曰法界廣大無物不容且究竟觀之一字一佛一畫一佛如如悉存謂攝諸佛於方丈亦可也曰善矣乃禮拜而序

題吳氏書後

百年之筆雖係邦人猶難得矣况海外之墨而經數百年或得之其可不珍重乎名流之書雖寸楮云猶難獲矣况其書之佳而且為長幅倘獲之其可不為寶乎吳匏菴之筆四百年之物也海外之墨也佳書也長幅也且騷雅其人也則可不珍重寶視與井元氏獲之喜可知矣靜軒老人羨而識所謂計隣家之寶笑歸之云

題松本氏藏般若經

古人云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若說因緣則書寫受持讀誦皆佛所護念而書寫尤足流傳世世此經卷末

青車文錄卷之二
三十一
所記歲月與史所載天平十三年令諸州寫書合而不盡不渝莊嚴如新且筆迹妙令亦所謂一點一畫具菩薩面目者可謂珍寶矣可不敬重之乎松本君月痴好讀儒書側涉佛典且多藏古書而今又得之歡喜可知也今日佛法之衰僧侶大抵不立文字言佛法妙理非文字所關嗚呼道義之妙不關文字何獨佛法是自欺也所謂長者之業非窮子所得而取不傳之於其人而與之於斯人蓋令熟酥之教免覆醬之厄豈得非佛之護念與天平辛巳距於君得之之天保庚子凡一千十九年

題太田氏刻江山翁墨帖

項氏曰書足記姓名而已不足學也予謂是以時之不可爾區區從事乎文墨焉得取楚王之位如使之生於清世豈為必不足學後生不能書者槩假此語掩其拙可笑矣雖然哉如今書家鄙俗為風蓋亦不為也翁之書天賦脫俗所謂縱逸飄灑飛仙舞劍當日使項氏矚目安知不為過鴻門之快活

題徂徠先生書

青衿志學白首窮經自非有大過人之才豈暇學書
儒人所以拙書先生者儒中一大儒而書亦儒中一

人豈不學而能之與可知其才大過人內含筋骨外躍鋒鏃其書不以儒貴矣

題文文山正氣歌

男兒生世不幸遇難固當據公之壯烈幸無之猶宜期其志於平生男兒所以為男兒不傲於公而誰也久保田君河陽特愛正氣歌刊石建庭中蓋欲令子孫期忠義乎平素不止猩猩憐猩猩也予亦終身不屈於斗升雖不足稱男兒不為妾婦之道者受君之囑則喜書

神農贊

教農實世鞭草壽民位也是帝德也是神

孔子贊

金鳴玉振集以大成德兼五帝道揭三光

莊子贊

周耶非蝶蝶耶非周夢亦非夢乃蝶乃周

武衛氏已贊

藥者毒也匕者刀也執可以殺矣勿使二豎逃

瓢贊

身材輕妙中心空虛雖有君子不重之毀不無回也屢空之譽

黎杖銘

岡田士恭贈我黎杖心實體健不折不枉日文質輕
可操可仗不折不枉吾志放之可操可仗吾行傲之
嗚呼東西南北之人一生與汝偕往

川津氏書齋銘

學博術精可以壽民識高度濶可以救人酌酒怠業
淫色耗神大欲不省其學何以得之乎身憂貧忌義
欲富不仁小利唯見其識無乃賈為倫乎道窮其奧
志不讓古始回命脉之春相業自任仁術誠施必贊
化育之勲扁鵲華佗亦人已為者曷必不隣吮疽

之錢紙痔之輪世所賤也宜自珍矣庶幾盡司命職
滌俗醫之塵

靜軒銘

小人躁利小儒躁名莫弗躁矣予亦小人而小儒
因號靜軒著銘以訟焉

小人躁利我則靜之小儒躁名我則靜之仁者靜也
靜為躁君舍躁取靜樂道安貧勿馳勿騁輜重不離
靜以自警

若水說

水之於地上下縱橫無不東西無不南北遇防而滯

逢壑而墜旋為環舒為帶縈紆曲折唯勢之順且挹
彼注茲杯之從杯盆之從盆斗則斗量則量方圓大
小唯器之從手可搏脚可蹈可飲可喫煎烹濯漑莫
不從人為可謂柔而至順也若夫激怒沸騰雪驚雷
轟一溪流猶不可觸孰敢涉之况秋江之漲箭走馬
奔拔巨木驅大石鞞鞞之響百里震蕩視猶不可久
孰敢舟之况乎風海之翻狂瀾山立顛濤峰倒踴蛟
龍於天樞陷龜鼉乎地軸使人膽落心死恍然絕思
於渡航豈不剛而至驗與則水也者可謂常柔順而
變剛險矣因思人之於世亦宜若水臣子事於君父

東云東西云西從方從圓宜柔順也或君父陷乎不
義犯之激之至剛絕險宜如秋漲風海馬奔山立使
人膽落絕思於航也他應事物柔可以處之或遇變
臨節不可不剛以履險也剛柔相濟蓋幾乎道矣老
子所謂上善若水獨謂其柔順已今村祇鄉囑若水
之說書此應之慚於筆蓋意不若水

松延先生墓誌銘

人抱有為之才而不遇死無之知是篤識知游所深
憐惜而遁世樂天自晦者所無憾也樂無憾者君子
之道也憐惜之者人之情也先生姓松延氏名某字

其生干常州吉田邑自幼好讀書既長不遇遠游四方嘗到長崎從譯官某攻韻學居數年還江戶寓東叡山中無幾又去浪游既老矣復還客東叡未幾而沒焉實天保八年某月日也葬小石川無量山中景久院先生性嗜酒得錢即飲醉即吟無日不醉則無日不吟所謂有託而逃焉者與人候其醒就質疑循循叩竭之從謀事晰晰辨斷之其中所抱有不可得而測者其善唐音人呼曰唐音先生先生因以為號莫知其名字豈不遁世自晦樂天無憾君子其人乎其十年舊識憐惜之而建石屬銘于予嗚呼予不能

自晦者作銘有愧於先生予江戶逸民寺門良也銘曰

君子人也無石亦可人之情也有石亦可嗚呼先生尚醉麼尚吟麼

幼彛律師壽藏誌

師原族石川氏總州小見村人幼穉剃度歸釋氏脩律稱幼彛一旦解法職土木形骸浪游四方宇宙間莫復有所欲青山白水到處為家誦雲禪月適意自樂其跡孤蟾菴豈取諸蟾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蟄于寒動干暑放干原野而無人間之情欲與法臘既高

立一小碑為壽兆。蓋欲使道友法弟省封樹之營於
圓寂之日也。嗚呼！青山白水，佛無所不之。此是墳穴
寒，而或蟄焉。

瘞髮銘

人身一塊，血肉造物之命也。父母之賜也。雖則一髮
草芥視之，可與賢雄公勤行戒持奉身之至寸髮不
輕。每剃必蓄，嘗欲瘞之，而善光寺者靈域也。今有因
緣寓焉，乃瘞之。建石屬銘，居士嗟夫子土木形骸者
以予銘之，猶夙緣所係與銘曰：

如是我聞，一切衆生悉具佛性。然則一毛髮亦法

身可不敬乎？如奈忍棄乎？桑下善哉，瘞之於蘭若。

筆塚銘

記四方之事，達千里之情。人必備筆墨，而善書者或
憑之以成名，或賴之以衣食。則筆有功乎？其人不止
記事達情也。宜祭之報其功矣。縱不然，忍於棄之，溝
瀆委之，糞壤而不顧焉乎？宜葬之也。傳曰：敝帷不棄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嗚呼！以其所不棄埋
其所不忍，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聞昔者僧智永學
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筆塚。蓋出於其不忍之
為，而後人倣焉。天淵翁名謹，字孟素，小林氏武州多

摩郡青梅邑人天淵其跡是歲弘化丁未夏翁將築
還筆塚門人捐資助之者來屬銘于予曰初吾師也
祖父跡不遺諱真字子元從高頤齋者受書法晚依
懷素作草字極妙而其性之仁不忍棄秃筆積至若
于石欲瘞之建石不果卒時年七十一師之書法
實出於祖父自少名聞四方今茲壽七十瘞二世所
篋舊筆立珉表之是所以乞銘也予曰善繼其志可
謂仁矣且翁亦憑之成名者宜葬之也乃為之銘曰
以不忍埋之仁之至也以有功葬之宜銘而誌幸
矣尖頭奴不見溝瀆之棄仁哉天淵翁善果先子

之志奴以銳天而翁以靜壽仁者壽觀者可以識
焉

宮崎氏墓誌銘

夫孝者百行之本本立道生焉孝移之于君則忠移
之于人與物則仁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是以
上之化下必置學申其孝弟之道乃人而不孝不可
謂之子也既已不子不可謂之人也矣天保壬寅予
以著得罪汚父祖為不孝之子顧不善學之過也明年
癸卯遊上毛伊與久村寓細谷一成之家與大谷
益夫深町子章吉澤子寶講習經典講次聞宮崎氏

龍輦外錄卷之二
三十一
之孝不勝感者久之既而閱廣川先生所筆孝子傳
八傳曰宮寄傳八者上州伊與久村人家世業農與
兄某剖產而居其事父母至性出於天和氣婉容之
誠抑搔扶持之勤清溫之省飲食之奉莫弗至莫弗
盡觀者感聞者慕州人無不知伊與久村有孝子矣
天保二年十一月丁父憂水漿不入口哀毀不勝衣
及葬送者皆反傳八不歸家人以為在兄家詰朝遣
奴促之傳八不在二家驚惑四處訪求搜至墓所則
在焉喪服儼然藉草正坐時方隆冬風霜極嚴族人
知友皆來勸歸謝曰侍養不至藥石不達以至此欲

償遺憾耳衆知其執不回茨茅廬之天適雪積白墊
廬然傳八不動矣衆益抱滅性之懼邑係伊勢崎侯
封內事聞于藩侯下命弔慰令歸於是乎傳八始起
其侍墓凡三十餘日子讀之感更不禁顧身披淚後
數日觀于本邑五惇堂堂鄉庠也故信濃公之創碑
鐫孝經予於是知學校之設教化之至斯地而出斯
人有所由來矣越數日宮寄克明來託曰家嚴以天
保十二年十二月四日沒既葬俟其人未銘請得一
言予悚然曰僕不孝之子豈汗先君不止文筆非其
人也辭數次克明堅乞不得已而諾君諱時敏後更

定則字某傳八其俗稱也性溫厚易直好學為庠之
都講以孝聞干國嘗蒙旌賞任士格免屢粗君世營
亦敏釀酒助業家道益豐卒時年六十配牛久保氏
二男長即克明次曰敬次分基居皆克堂一女適深
町氏孫三男二女其香火院寶積寺住主贈法謚曰
純孝院德豐暹憬居士克明請岩松公令述鐫謚於
陽使予銘其陰銘曰

其石雖泐其名不煬孝子之墓兆域有光

高橋氏墓誌銘

齋英邁之才致夭折之死可惜而哀莫之甚矣才之

溢乃多伎書學歐陽公畫依狩野氏特善正書彩毫
古比自古言才子多病病亦得非才之所使乎嗚呼
天道可疑天胡遽奪斯才子病不可醫天不可恃精
魂歸彼形魄藏此是為百雲子墓銘百雲其號高橋
氏名百字雲祖以天保庚寅八月某日生干江戶前
田公邸以弘化丁未四月十日殤年止十八以其十
三日葬淺草永見寺先兆

莖江先生墓誌銘

刻苦讀書不得志流離為客不得歸萍水老干道路
卒為異鄉之鬼是我輩落魄魄措大槩所然悲夫自古

言忘憂唯酒客遣感傷莫酒若者乃不能不飲則不能不醉則不能不醒則不能不復飲也先生諱晉字子進吉永氏莖江其號筑前芦屋村人青襟去鄉宦學四方白首不遇萍水老途來越後留本明村餘十年蓋有終焉之志其好飲酒三百有六旬一日或醒蓋以此遣之而不知者或議焉是可悲也天保十三年九月病沒年四十八葬干飯塚村東陽寺其明年予亦流離游越寓東陽寺適其門人知友謀不朽屬予銘予嘆曰我今悲之而銘之而神若有知亦應悲我而後之讀者又將悲我與先生也不堪感傷買酒

倒一大白為之詞曰

青襟遠游白首不回吞志死道嗚呼哀哉神難必也骨則駐焉是為莖江先生之墓

磯邊君生壙誌銘

君者予莫逆之友也其先任勢州磯邊多氣郡因氏磯邊南北之時祖兼政兼次父子相繼仕于南朝歲奉錢穀助軍國之資以功任隼人佐兼次獻保昌五郎所淬刀謝恩一統後子孫東來任千秋田改氏樋口予祖廣瀨掃部介亦仕南庭某後自盡于三井寺子孫因改氏寺門亦東歸佐竹氏事各載家譜

則安知當時不攜手同行君名忠字子文號鯤齋羽
州秋田人考諱忠智稱吉太郎號懿齋為人溫藉有
度量孝于家忠于國儉素持已信義厚人周急恤貧
毫無德色雖所不識者聞其窮迫則贍焉好學專奉
朱說著書充家以文化卒未歲卒葬秋田觀喜禪寺
法號誠脩院本源自性居士娶吉田氏生五子君即
季有父風多才略少來江都徃京師遂奉仕于華
頂殿復姓磯邊稱典膳今奉職于江都事務閑散得
專窮經傳特精易刊讀易通義且涉梵書殊好禪錄
又善茶事頃者謂予曰少時為事用壯履虎尾多未

路優游受茲介福誠知出於先子積善之餘慶今年
六十鼓缶之外於世无妄將開生壙具棺材顧不止
金蘭之久先世或相惠屬銘非子而誰予曰諾矣時
維弘化三年十月樹壽石于淺草桃林寺院主豫贈
法謚曰洗心院讀易通義居士配小西氏生一女先
卒繼娶多湖氏亦先卒無子養野州佐野鄉寺內氏
子忠昌配女為嗣是年君特為考妣及二配襯巨財
修其冥福可謂處置周至銘曰
學出家庭慶種先世生死無憾事業既濟取諸大
過宅兆先筮原始及終貞石爰礪

田村氏墓誌銘

宜死有命矣不能死也宜生有數矣不能生也我如
天何哉老而無用於世是宜死者也少而將有為乎
世是宜生者也然而雖無用之者其死或哀焉况乎
將有為者之死孰不惜而哀焉田村氏諱信字子好
號成憲生干上州四萬村其祖出干源賴遠云子好
天賦英拔來江戶受醫術於加藤氏質文於予其勇
乎學忠乎交予望其有為於他日而嘉永紀元三月
嬰病以其六月四日逝得年止二十六葬下佐渡村
宗本寺娶松本氏舉一男嗚呼以宜死之予誌於宜

生之子好抑可哀哉銘曰
假才而不假年天何意人憐之

小濱先生墓誌銘

向者予作生壙先生誌之曰予長於子温有間則先
子温去者必矣予不能誌於子温而子温誌於予者
亦可預知矣雖然誌於子温者外予誰也是居士所
以敢銘焉先生諱大海字子洋姓小濱氏号清渚又
号樸齋志摩人後徙伊勢山田鄉文化紀元先生年
甫十五游學江都三年還又游京師從北小路天錫
先生受業留者七年遂西游到長崎其十三年丙子

復來江都下帷售業及文政乙酉仕志摩侯乃歸志
摩天保己亥從公於江都遂移住郎中公就國守大
坂皆從焉屢蒙賞增秩祿安政乙卯春遇病以三月
十四日逝距其生寬政己酉六十七年葬高田邑寶
泉寺配神谷氏先卒一男一女先生為人奇異特行
不屑毀譽敏於學迂干事迂自喜敏驚人其說多出
於人意之表奉公質實騫直無忌况與人交率易不
顧久而人悅之居士辱交四十年蓋悉焉銘曰
志摩為州走海獨抽先生生焉奇獨絕傳性敏學
精操筆自由言直行質仰古不羞恨壽止此天也

誰尤神則安矣室深而幽

嶋田君墓誌銘

天之賦才蓋欲使之有用也然其盡才古來居少豈
天不能勝人耶是可疑也君諱勤字子儉嶋田氏稱
權五郎豹齋其号考諱教之妣菅野氏文化九年為
家督例入麾隊越文政四年擢檢地奉行明年金龍
公老干竹澤殿加其書院隊公薨歸原隊調地方官
十一年管銀坑先是越中新川郡七坑之民執爭告
訴歷歲不決君裁之得始解今公褒賜章服新川
郡有原曰十二觀野君督土人開墾會某氏設事奪

功衆憾其不得盡才君曰苟益乎國何爭人我轉親
衛騎隊總管未幾某氏以贓罪敗而所墾之稅今至
數千石云弘化三年遷游騎隊督翌年嬰病以十月
日卒壽六十葬干城東大谷山院先兆配某氏男
三女三伯某多病仲名道字仲毅嗣叔某特命入前
驅隊長女適曾我某次適某君性資沈實容
貌雄偉行止方正極有才略志豪而氣溫喜怒不形
於色勇於救人之急曾無德色敬忠奉上慈仁御下
知識受恩者每々相語泣下民庶被惠者往々作照
祠之古所謂循吏君有焉按譜曰其先出干土岐六

郎賴清支族嶋田伊豫守滿貞滿貞四世之孫稱十
兵衛任參州屬德川廣忠公某役戰沒其子曰重知
慶長中來加州仕干瑞龍公食俸三百石是為嶋田
氏九世之祖其子治重君從大坂之役有功增俸二
百石往年仲毅游江都入祭酒林公之門質文於一
齋翁及子今來翁既逝以子悉君之故誌且銘銘曰
民也者國之本本立而國富饒富饒可以行幣富
饒可以興韶况乎兵何待言衣食足民不怵君則
循吏雖才略不能盡衆之所仰銘其可不雕哉

省菴先生墓誌銘

傳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夫既有人矣不能無
病既有財矣豈無藥材與我太古必有醫法而莫存
諸後者蓋以中古來漢學盛行也何無有一人開我
醫道於後者不啻無之輒近洋法之入醫人競趨以
漢變蘭牛後之耻予竊為國羞焉先生初出入漢蘭
苦心研窮終有所悟而別立我醫道豈不千載一人
乎如術回死固不足言也所著醫則發揮殊攻蘭說
妄誕刻成將次梓治療篇然偶罹病不起嗚呼哀哉
年止五十三天如假年以蘭變我者將漸見殊可惜
也先生識度豁大居簡而精處事權不失經接人無

虛設家貧不屑財知識訴窮必諾典衣著不顧其厚
於親族朋友可以推矣嘗從芳川公晦質文而公晦
游事於忍城侯先生訪焉侯召見遂命充侍醫先生
本貫係相州相原村姓河津名卓字子立省菴其号
配近藤氏生一男五女其卒實嘉永五年壬子八月
十八日也葬武州忍城蓮華寺嗚呼予向哭芳川先
生今銘先生也墓交游漸零落不堪感傷也掉淚誌
之銘曰

志之大思之精開皇國之醫道期士民之長生
可疑矣彼蒼旻不使斯人得壽不如無生斯人雖

志未行著本則貽子孫安知令嗣高第不述其說
弘其道以慰先生之神

古人言文者貫道之器雖信然云蓋落第二
義子游子夏所以不得望顏子也嗚呼我輩
窮措大非為詩文世人斥不顧不顧則業難
售業難售則飢我豈得已乎夫既出於不得
已何巧之攻巧之不攻意亦或不達居士文
是也大槩應囑塞責仗馬筆十居九自慚不
足讀第二義猶未矣且鈔存諸天地間
文久三年癸亥冬十月 靜翁識

鄒山寬制書

蓋君臣之間義為重、師弟之際情為
重、而情義之過、雖失中知其仁者有
焉、吾師專研經義、不攻待文、然感興
之動、嚆託之責、不得不為、而年齒既
邛、草積成篇、雖師視土苴、吾曹門人
安忍克之乎、蠹食乃今、敢鈔上梓、或
以為過、亦各於其黨、爾文之巧拙、不
暇顧也。

錦村青木先藏



010190527285

48 13100

